

亲近兔年

□沈学印

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已走过近一个整圈,六个苦乐参半的本命年,让我尝尽人间滋味,倍感凄楚,既有所得,又有所失。每到年终岁尾,我都感到即将走来的清寒岁月,就像一位独立孤舟的白发老翁,浑身上下、从里到外、面目神情、精神状态,都散发着一股清冷高傲、纯洁神圣的气质,让我不敢与之亲近。

我的出身贫苦,贫苦中长大的孩子自知道路艰辛,成长艰辛,生活艰辛。

第一个本命年,就让我赶上了三年困难时候,国家都在过紧日子,老百姓更是不消说了。

那年,我得过伤寒,得过关节炎。虽说上学了,可连个马粪纸的练习本都买不起,书包还是布袋改的,但背着它却喜地欢天;春天我开过荒种过地,采过野菜钻进树海;夏天我去过河里钓过鱼摸过虾,跑到生产队玻璃窗里偷过西红

柿和黄瓜;秋天我推过独轮车,把一车车果实跟踉跄跄运回家,跟大人去田间地头溜过马铃薯捡过黄豆;冬天最好玩,我在冰上雪里撒着欢,上山捞柴火时曾把舌头粘在斧头上,痛的直跺脚却把眼泪生吞咽下。

参加工作那些年,事业是要务,干好是本职,“热爱是最好的老师,”我要辉煌我就得付出双倍的辛劳和历经数次的摔打。

“一本书主义”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,我要为它竭尽全力,摸爬滚打,为此付出,我骄傲我潇洒。

终于可以停下工作、退休回家。这时我惊觉,岁月已暮,夕阳在下。兢兢业业工作的那些年,竟不知过往的本命年怎么走过,兔年的岁月没有留下任何可圈可点的年华,那些回想彼时就能激起的浪花都在那里潜藏,被谁描画。如当下的我,还直愣愣地站在白发老翁面前,看他一脸沧桑,

一身风霜,想走近又不敢走近,想亲近又不敢亲近。

腊月终将行至年关,新故又处交替之际,该回顾的一定回顾,该调整的一定调整。生活要慢下来,笃行的脚步却不能停歇。虽然都是为碎银两辗转奔波,却不能恍恍惚惚,拉拉杂杂。习惯忙碌的我,该去写作还去写作,该去爬山还去爬山。

兔年来到,那就抛弃所有烦恼,重新思考,该怎么与新岁亲近,潜心意日,亲近兔年,以免辜负。

我真的想适时放下手中琐碎,心中繁芜,去远处爬山,与自然对话;去围炉泡茶,无需奢华;去枕书而眠,不恋年华,回归自身,与自己对话,闲坐叙家常,与亲人对话,慢度岁末寒冬,敬颂冬绥年华。

“岁月如驰乌兔飞。奚奴空负锦囊归。”

兔年来了,我当不负卿心,亲近兔年,我自笙歌倾尽。



书法 唐红宝



金山潮

古镇闹元宵 陈志军

不会吟诗也放歌 (下)

□王联耕

五育并举,从娃娃抓起。“为了孩子的一百种惊奇和探索”,让孩子从小亲近自然感受自然,区内一批幼儿园借“金山区区域化田野活动课程架构与实践研究”的东风,努力为幼儿营造无限亲近自然的成长环境。2019年,朱行幼儿园协助上海市教科院成功举办“田野童行——幼儿园区域化田野活动课程的架构与实践”市级课题展示活动;漕泾幼儿园完成《玩转田野——幼儿园科学课程的设计与实践》的编写。2021年,两所幼儿园继罗星幼儿园后被命名为“上海市示范幼儿园”,与嗣后被命名的东风幼儿园、亭林幼儿园一起,成为金山学前教育“五朵金花”。

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。上海石化工业学校和上海市食品科技学院,在不拘一格培养人才方面为金山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石化工业学校开展人才双元培养,用国际一流标准为国内外知名企业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,被评为“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”,现已批准更名为“上海现代化工职业学院”;食品科技学院坚持多层次、多规格、多元化的办学体系,“德技双修,知行合一”,被评为上海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。两所职业学校开拓创新,砥砺前行,为金山教育赢得了特殊的声誉。

“德智体美劳”全面发展,金山教育园地百花竞艳,姹紫嫣红;蒙山中学

尝试集团办学,罗星中学引领学区互动;第一实验小学打造美育特色,第二实验小学实施“广博教育”;海棠小学开辟“星天地”,新农学校搭建“农趣园”;廊下小学“莲湘起舞”,亭林中学“享受体育”;干巷学校“创银杏乐园,育杏品少年”,朱行中小学相约“给每个孩子插上创造的翅膀”……金山的教育工作者,在教育综合改革征途上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。

“踏遍青山人未老,风景这边独好”。金山尽管地处上海远郊,但金山教育的风景却是特别美好。教育,已经成为金山的一张名片!

我,为金山教育放歌!

(本文完)

是谁动了我的腌肉

□宁静

壬寅冬至,北窗外别有一番景象,一棵银杏树下,青青的小草间落满了一圈黄黄的叶子,树枝上只剩零星几片在风中招摇;一棵枇杷树开满了淡褐色的花卉,尽管不耐看,却还一簇一簇地使劲亮相。这两棵树你细细观察,有一个惊人的相同点,在它们根部,一个方向呈45度歪斜着,不似小叶桉树笔直笔直的,什么缘由我也搞不明白!

阴天,家家户户窗外挂着腌肉、腌鱼、腌鸡以备过冬。

对面二楼老夫妇也腌了不少,夫妻俩搭档忙着一个从盆里拿出来,一个穿进竹竿晾干。事后老妇人回里间

了,老头拿出鸟笼伺候他的两只小鸟,那只黑白条纹的猫又来了,气候转冷了海鸽子与麻雀不来光顾了,猫好久抓不到美味的食物了,它今天又在动什么心思呢?只见它悄无声息地躲在邻家空调外机上,眯着眼,偷窥着老头一举一动,老头慢条斯理地清理鸟笼、加水、喂食,猫不动声色地等着……

没太阳,风又大,收拾好后,老头把两只鸟笼拿回了屋里,猫起身,悄悄地探头,朝老头家张望,刚伸出一只脚又缩了回去,老头又出来了,搬了个花盆侍弄花儿了,猫按兵不动也斜着老头,等了一会儿,老头终于回屋了,猫站起身使动伸着后腿,然后

抖抖身体,准备实施它的计划。猫再一次伸长脖子探头朝里张望,竖起耳朵听了听,然后轻手轻脚走进铁栅栏,猫着身子静静地等了一会儿,没有任何动静,伸出鼻子这里闻闻那里嗅嗅,它闻到了腌鱼的腥味,可是鱼块挂在最外端,它够不着,真是恨得牙痒痒,没办法,看到盆子里还有没晒出去的一块腌肉,叼起腌肉灰溜溜地逃走了。

老夫夫妇吃过中饭来到窗口,咦!盆里的腌肉怎么不见了?老头探出头东张西望,老太拿起盆子左瞧瞧右看看,是谁?是谁动了我的腌肉!

再谈上海之源

□黄忠贤

《解放日报》前不久刊登的《不懂金山历史,很难懂上海历史》一文,值得深入阅读,每读一次都有新的认识。如果说前面我写过关于此文的读后感——《寻找上海之源》,着重是从“金山是上海最早成陆”这个角度来谈“上海之源”的话,那么本文的认知,则是从金山的人文历史也是上海最早。换句话说,“上海之源”可从两个方面去理解,即地理之源和历史之源,都在金山。

上海市文史馆原馆长、金山康城文史研究会顾问吴孟庆,早在

2007年前应金山卫地方志编委会之邀,提出了“吴郡会稽皆云间,金山亦是上海源”,并在2007年为《金山卫春秋》一书所作的序三中明确指出:“上海源头,学界从挖掘出土的松泽文化、马家浜文化遗址,考证出青浦、松江是上海人最早的聚居地,从金山同志搜集的史料看,金山无疑可以位列其中。”

在序言中,他讲了两个故事。一是关于万寿寺。三国时孙权为报答外祖母对他母亲的养育照顾之恩,于吴嘉禾元年(232年),在金山

卫(三国时属吴地一笔者注)地区为其建造了佛堂万寿院(后改为万寿寺),成为上海地区最早的寺院之一。”二是关于“布袋和尚”。文中提到,至宋太祖建隆元年(960年),吴越王钱镠之孙钱朝佐资助重金修缮万寿寺,在对佛像妆金时,他对天王殿上的弥勒像作了一个重大改变,将其祖舅父——浙东奉化的一个名叫陈契此的形象塑成弥勒佛像。这位契此和尚常以杖挑一布袋入市,见物即乞,形似疯癫,人们称之为“布袋和尚”。据说他临死前念诵了

一首关于弥勒的偈语,因此民间传说他是弥勒佛的化身。钱朝佐则将表情严肃的传统弥勒像塑成袒胸露腹、笑口常开之态,并撰联一副:“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物;开颜便笑人间好笑之事”。从此,弥勒形象家喻户晓流传至今,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例证……

区博物馆馆长余思彦对金山历史文化也有所研究,他在2021年长三角首届盐文化与盐产业研讨会专题会上作了《金山的海盐生产与霍光信仰》的专题发言,关于上海地区

最早出现的古县城是海盐县,就是今天金山滨海地区。他提出,“海盐县是上海地区最早出现的县城。县是中国古代最稳定的行政区划,置县的早晚反映了地区开发的早晚,县城是一县所辖区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”谭其骧先生也曾指出:“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,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。如果以创设县城作为中国古代城市文明的标志,那么我们可以说上海地区最早的城市文明出现在秦海盐县(即今金山区内)。”